

GROWTH

成长必读

READING

艾芜小说精选集

艾芜  
著

# 南行记

## NANXINGJI

艾芜：“南行是我的大学”

流浪波折中体味人生哲学

现代行走文学的代表之作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艾芜小说精选集

# 南 行 记

艾  
芜  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行记 / 艾芜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5  
(成长必读)

ISBN 978-7-5411-5078-4

I. ①南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  
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2794 号

NAN XING JI

南行记

艾芜 著

责任编辑 卢亚兵  
封面设计 叶茂  
封面绘图 [荷兰]梵·高  
内文设计 史小燕  
责任校对 蓝海  
责任印制 崔娜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
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  
印 张 12 字 数 280 千  
版 次 2018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078-4  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## 导 读<sup>①</sup>

《南行记》是我写小说第一次编成的集子，里面只有八篇小说。后来又陆续写了些类于《南行记》的小说，有的收在别的小说集内，有的就一直放到现在，没有收过集子，大约将近二十篇光景。这都是解放以前写的《南行记》，现在合在一道出版，仍然名为《南行记》，只是篇幅增多了。

《南行记》里面的小说，可以说是在祖国的南方和亚洲的南部，漂泊时候，把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一些人和事，用小说的体裁，描写出来，而且采取第一人称的形式。有些是用第三人称形式写的，因为不合“记”的体例，就仍然留在别的小说集内。

我写《南行记》的时候，虽然已是南行以后好久的事了，但南行过的地方，一回忆起来，就历历在目，遇见的人和事，还火热地留在我的心里。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，而是尽量抒发我的爱和恨，痛苦和悲愤的。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，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。我热爱劳动人民，可以说，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。憎恨帝国主义、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，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。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，接受了

---

① 此文原为《南行记》续篇的后记，收入《艾芜全集·第一卷》（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14年）。

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，我写《南行记》第一篇的时候，所以标题就是《人生哲学的一课》。

这本《南行记》，将会把今天的读者，引到过去黑暗的社会里去。但我要说一句，过去的社会，远比书里所描写的，还要黑暗得多，我还没有把它们完全写出来。如果读者在书中所写的黑暗社会里经历一番，发出极大的憎恨，而又更加热爱劳动人民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欢欣了。

艾芜

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 北京

CONTENTS

目录

初版本《南行记》

序.....	3
人生哲学的一课.....	8
山峡中.....	26
松岭上.....	43
在茅草地.....	56
洋官与鸡.....	66
我诅咒你那么一笑.....	75
我们的友人.....	91
我的爱人.....	100

《南行记》续编

山中送客记.....	107
海岛上.....	118

偷马贼.....	132
森林中.....	138
荒山上.....	160
乌鸦之歌.....	170
快活的人.....	178
瞎子客店.....	186
我的旅伴.....	198
寸大哥.....	249
私烟贩子.....	257
流浪人.....	267
月 夜.....	289
山 官.....	306
老 段.....	316
光棍婆.....	320
好管闲事的厨子.....	324
瘴气的谷.....	338
山中牧歌.....	343
冬 夜.....	351
卡拉巴士第.....	354
安全师.....	361
海.....	372

|

初版本《南行记》

|





## 序

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，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，在缅甸克钦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……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。但那目的，只在娱乐自己，所以写后就丢了，散失了，并没有留下的。

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，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，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。

初到仰光时，没熟人，又没有钱，而且病了，住在Maung Khine Street（当地华侨叫作五十呎路）的腾越栈内，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——想驱逐我，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。这，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。一天，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。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，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，并且不要什么钱。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——一包破书和旧衣，好好地包着，叫我随身带去。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，使我非常地感激，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，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。然而到了医院，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，就算了，并不容许我住下。于是，只好一路呻吟着，折了回来。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，扶我走进店门时，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，塞在门口，马起脸说：

“这里住不下了！”

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，仿佛硬要进去，便会动武似的。这

样，我就算被驱逐了。

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，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，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。

那时，心里没有悲哀，没有愤恨，也没有什么眷念了，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，就让它浮云也似的消散吧。

这情形，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？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（很惭愧竟忘记他的姓名了），很熟悉仰光的，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。好半天，才想出了半个，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，生长却是安徽的缘故。而且，这半个同乡，说起来，还是一位久已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。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，处在这般的境地，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，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。自然，他明白，这是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情，因此，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，连我向他致谢的话，还没听清楚，就跟车夫一块溜开了。

怎么办呢？最后，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。因为那时候，仅是本能地渴望着这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，而又是没风的地方。

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？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？当然的，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。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，便肯让我住了下去。

这位令我终生铭感的，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——万慧法师（谢无量的三弟），一让我住下之后，便好好地招呼我。而我在病好了时，就替他买菜，煮饭，扫地……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。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，不住庙宇，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，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，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，当然的，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，现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。

大约是，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，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地

的华人报纸，写点东西去卖，因为好些编辑都是他的朋友，倘如写得并不过分坏的话，当能大量容纳一些。为了要“抵抗”恐慌的生活，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，投到《仰光日报》去。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，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，便由他私自先给了二十个卢比来。于是，从此开始，我在零售劳力之外，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。

但那时，我对文艺的认识不足，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，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。

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，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。有一次，在仰光Sule Pagoda Road（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）的Globe戏院内，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。记起来，内容大概是这样的：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，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，都未达到成功。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，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，便远远地尾着追来。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，正是中国大动乱的年头，这一对年轻的恋人，刚要会在一块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，突然在人间失踪，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。然而，事情又凑巧得很，两人居住的囚室，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，彼此可以听着声音，而且，两人的手，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，伸了出来，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。但是，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，便是现已手握在一块了，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。关于犯罪的事实，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。她在一位清朝大员的府上卖艺，正值当地民军起事，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，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，人几乎吓昏了。那时，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民军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，民军的领袖，便趁此机会，把杀死清朝大员的罪名，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，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。

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，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看

守，逃出监狱，便飞奔到电报局去，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。于是，太平洋上的美国军舰，马上乘风破浪，向中国驰来，且放出飞机，夹着炸弹，飞往求救的地方。正值撕衣上绑的舞女跪在断头台上，让万众参观，给两位屠牛大汉挥刀要砍的时候，美国的飞机到了，轰然一声，炸弹从空投下。这一来，全戏院的观众，欧洲人、缅甸人、印度人，以至中国人，竟连素来切齿帝国主义的我，也一致噤噤咄咄大拍起手来。而美帝国主义要把支那民族的“卑劣”和“野蛮”，“Telling the World”（这影片的剧名）的勋业，也于此大告成功了。因为，我相信，世界上不了解中华民族的人们，得了这么一个暗示之后，对于帝国主义在支那轰炸的“英雄举动”，一定是要加以赞美的了。

虽然，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，但要把一生的精力，全灌注在——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艺身上，似乎还没有这么打算过。

随后，放逐回国来了。一天，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候，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，沙汀。那时，他虽然尚未动笔创作，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，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，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，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的致力于文艺。并把当时穷迫的我，拉到他的家里住着，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，写作。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，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。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，当我已经倦了，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，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，一面伸出手来，摇动着我的膝头，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，重新谈论下去。我自己呢，当然感动来不得不努力了。那时也发下决心，打算把我身经的，看见的，听见的——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，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，也要像美帝国

主义那些艺术家们一样“Telling the World”的。还有好友黄绰卿，在缅甸仰光的华侨报纸《仰光日报》做排字工人，不断地向工人朋友募捐来接济我，使我生活有了保障，不致为了糊口，把笔放了下来。

这本处女作，就艺术上讲，也许是说不上。但我的决心和努力，总算在开始萌芽了。然而，这嫩弱的芽子，倘使没有朋友们从旁灌溉，也绝不会从这荒漠的土中，冒出芽尖的，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会漂泊到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去了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 上海

# 人生哲学的一课

## 一 卖草鞋碰了壁

昆明这都市，罩着淡黄的斜阳，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。

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，右手夹个小小的包袱，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，茫然地踟躕。

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——残酷的异乡的秋天。

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一文钱，但这一夜的下宿处，总得设法去找的，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，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。

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<sup>①</sup>里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。

把包袱寄在柜上，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厮<sup>②</sup>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，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。这里面只放一张床，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，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，长发两寸的头，露在外面。

么厮呼喝一声：“喂！”

---

① 鸡毛店：一种很小的客店。

② 么厮：对茶房伙计的称呼。

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，蠕动了几下，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，且抬了起来，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，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，又移射着我。

“你们俩一床睡！”么厮手一举，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，去了。

睡的人“唔”的一声，依然倒下，尖下巴的黄脸，没入铺盖卷了。

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。

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，于我并不觉得诧异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，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脚臭的机会。如今是见惯不惊了。

屋里，比初进去时，明亮些了。

给烟熏黄的粉壁上，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，也看得十分清楚。

“出门人未带家眷……”这一类的诗句，就并不少。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，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，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做的好东西。

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，但怎样找，却还全不知道，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。

我到街上乱走，拖着微微酸痛的腿，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。

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，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，诱出我的舌尖，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，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，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。

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，吃三块烧饼，或者一堆干胡豆，足够了。

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，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，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，溜着老鹰似的眼睛。喉头不时冒出馋水，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。



叫花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，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。

是这样：他，一个褴褛的叫花子，饿急了，跳到烧饼摊前，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，转身就跑，连忙大口地咬，拼命哽下。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，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。

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：

一种嘲弄地道：“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？”

另一种悲凉地答道：“没有！”

嘲弄的更加嘲弄道：“没有？那就活该饿！”

……

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，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，也回忆起了，地点似乎在成都。不知昆明的老板，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，是采怎样的手段，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。

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，简直是在威逼我。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：做个很气派的风度，拐着八字脚走进饭馆，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。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，来肥肉汤一大碗，干牛肉一大盘，辣椒酱一小碟……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。

然而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，可就难受。

只有找点东西卖了。卖东西，就很生问题，包袱还放在柜上，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，似觉不妥，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。而且，可卖的东西，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，包袱里的衣裤，都是脏的，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纽扣。给老太婆填鞋底，做小孩的垫尿布，倒蛮有资格，要别人买来穿，那就全不可能。至于书，虽有两三本，可是边角通卷起了，很坏。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，看见了，便会摆手不要的。总之，就我的全部所有，变卖不出一文钱来。

一面走，一面思索，脑子简直弄昏了。